

傅山在甲申国变之后，几度在晋祠一带活动，曾居住于晋祠云陶洞。晋祠三大名匾之一的“难老”，便出自傅山之手。

清顺治四年丁亥(1647)夏，傅山过晋祠一带，访在此设馆授教的道义之友程示周。此前，他曾给程示周写信说，“乱后想见示周，玉貌莫由”，怀想“晋祠乔木云端，时一流览，可歌可泣”，并将自己三年来集有小诗百首寄程示周求教。此次相逢，程示周拿出傅山20年前(据尹协理先生考，实为16年前)所作《秋海棠赋》请他书写。傅山40多岁重见少时信笔游戏、不无轻佻之作，想到自己已是“半老夫矣，岁月尔尔，傅山题‘难老’匾额念之生慨”，赋诗一首：

四年离国难，两月再留连。瘦骨聊师席，空囊损客钱。烹葵邱嫂得，捧饌复哥圆。共是明双眼，回还晋一泉。(《晋源逢示周》)

傅山此次在晋祠住了两个月，生活艰窘，聊以慰怀的是难老泉令双眼明豁。

清顺治十三年丙申(1656)三月，傅山作江南之行，关心南明形势。秋回太原，居晋祠云陶洞，作《晋祠杂诗》五首：

濛濛阴雾湿如泥，阨阪雷轰燥老脾。药餌方书停越婢，春风花酒闹吴姬。

瞿塘日日下惊涛，万里春风打毘毼。华雾樊川清月暗，关心啼破小樱桃。

谷雨西风日夜号，山河花柳壮铃韬。老人不动旁观火，秦策何妨作鲁皋。

雾柳霾花老眼瞠，云陶稳睡拔鸡鸣。晋祠三日无吟兴，只忆观澜智勇生。

茅亭自得陶公笔，尽日光芒动白虹。山泽不烦通地气，片云时起墨花中。

这组诗虽作于晋祠，而非全咏晋祠。前三首回忆江南之行，首写在江南生病痊愈，次写在长江瞿塘峡间乘船感受，再写回忆在江南反清方略。后两首写晋祠三日生活及归来后待机而动的兴奋之情，所谓“晋祠三日无吟兴，只忆观澜智勇生”。

傅山在云陶洞居住时，曾书“云陶”二字，笔力道劲，高迈奇古，悬于洞门额上。他还撰书一联：

日上山红，赤县灵金三剑动；月来水白，真人心印一珠明。

逝者如斯。傅山自侨居松庄之后，很少再来晋祠，不过晋阳包括晋祠山水自在胸中，他曾题自画《瓮泉难老》云：

《山海经》曰：“悬瓮之山，晋水出焉。”缀以祠者，唐叔虞庙在是。酈道元注《水经》曰：“水侧凉堂，右左杂林阴翳，罕见曦景。”然乎哉！然乎哉！图中一亭，是所谓难老泉也。亭后有梳妆肖女郎相，土人云是水母，为北金胜村女而成神，故水能逆流北卅里泽其家。盖酈言也。凡水神总多女貌阴象耳，犹百泉之所谓壬癸庙。

傅山的师友在太原大抵都会来晋祠瞻拜，流连叹赏不已。傅山在14岁时受知的陕西三水人、时任督学使文翔凤(字太青)，暇日得游晋祠，作《题晋祠》诗：“山鸟解诗频向语，波光爱客故相迎。凌朝归去杨花恋，片片真随马足轻。”青年诗人吴雯虽觉生计窘迫，却也在三年里两次来往晋祠，至今流传着“一沟瓜蔓水，十里稻花风”的名句(《晋祠》)。清康熙五年(1666)春，朱彝尊游天龙山后人晋祠稍事休息，逍遥石桥之上，所见“草香泉冽，灌木森沉，鲦鱼群游，鸣鸟不已”，欣然乐其乐而感慨系之：“盖山川清淑之境，匪直游人过而乐之，虽神灵窟宅，亦冯依焉而不去，岂非理有固然者欤!”(《游晋祠记》)

侍郎曹溶爱赏晋祠绝尘之境，睹识难老泉、周柏和唐碑而狂喜异常，作《晋祠纪游十二首》，有云：“泉香殷荐日，柏老义旗年。冈势蟠龙凤，林光净铓铤。银钩清不断，拔薤见雄篇。”清康熙十三年(1674)，段辛(1662—1722，字叔玉，太原晋源人)奉太原知府周令树之命，将曹溶《晋祠纪游十二首》镌刻于石。某日，傅眉游晋祠见此刻，赞许道：“刀凿并用，笔锋走刀锋，勾点横竖，各有方寸章法，可谓游刃有余也。”傅眉将妙手良工的段辛讲

傅山

与锦绣太原城 8

永锡难老：只忆观澜智勇生

何远

孙国华

高福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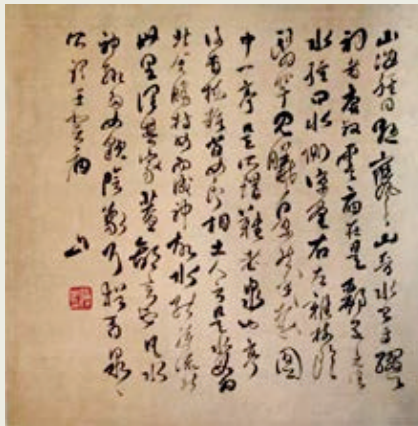
傅山题「晋源之柏第一章」



傅山题「难老」匾额



傅山画题《瓮泉难老》



傅山《风竹》

(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)

与傅山，以为段辛“秦刀发刀，气魄幽微，钩摹传真”。段辛亦久慕傅山，在李堤之引荐下，拜师相从数年，得“双笔摹勒”真知，傅山每有书法佳作必请段辛刻石，“晋源之柏第一章”就是段辛的得意之刻。段辛搜集傅山1675年到1683年间法书日以继夜摹刻，傅山去世时刻至一半，万千悲恸的他继续刻帖，以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的信念述其志，终成日后名世的《太原段帖》，至今嵌于晋祠翰香馆碑廊的壁上，启功先生曾以“太原段帖寿霜红，三百年来墨苑宗”诗句誉之。

傅山的好友在怀念他时，亦不能忘怀晋祠。陕西富平李因笃春日怀人，想起傅山，想到晋祠：

太原城西古晋祠，丛柏半作虬龙枝。鱼多不骄涌水穴，水故平曲流千危。石洞舒榻卧便稳，松庄老人来何时。安能终日坐岩下，醉弄白云闲赋诗。(《春怀八首》之一)

在他记忆中，晋祠内多有傅山的题字。是的，傅山在云陶洞隐居的日子里，于晋祠之草木文物颇事流连。梧桐月白，杨柳风来，他和友人在景宜园洗盏共酌，所谓“茶七碗，酒千盅，醉来踏破瑶阶月；柳三眠，花一梦，兴到倾倒碧玉觞”；他还是那么钟情竹子，在他心中，那是“万竿逸气争栖凤；一夜凌云见箨龙”的气象；他俯赏难老泉喷涌而出，似乎唤起未泯的雄心，而生发“永锡难老”的希冀；他视周柏为“晋源之柏第一章”，这七个大字嵌于朝阳洞石阶下周柏旁壁间，行楷中糅魏碑，舒缓里见矫捷，遒健朴茂，练达通脱，颇具高逸出世、遗身物外之风神。

傅山所书“晋源之柏第一章”，被阎若璩(1638—1704，字百诗)誉为“晋祠三绝”之一。也是在1672年，阎若璩第四次返归故里，逢顾炎武游太原，曾一道搜考晋祠古迹，在荒草中找到宋宣和五年(1123)的一块旧碑，上刻姜仲廉《谢雨文》有云：“唯圣母之发祥兮，肇晋室而开基。”阎若璩以此断定晋祠奉祀的圣母是邑姜，为一桩历史公案画上句号。

到清乾隆年间，晋祠又迎来两位别具情怀的人物。清乾隆九年(1744)，四次入京科考落第的刘大櫟(1698—1779)离开京师前往山西，到其兄刘大宾徐沟县署，其后纵观晋祠胜概，念太原去乡3000余里，久立祠下，茫然不知身之在何境，记而有云：

有泉自圣母神座之下东出，分左右二道。居人就泉凿二井，井上为亭，槛以覆之。今左井已淹，泉伏流地中，自井又东，沮洳隐见，可十余步乃出流为溪。浸水洄洑绕祠南，初甚微，既远乃益大，溉田殆千顷。水碧色，清冷见底，其下小石罗布，视之如碧玉，游鱼依石罅往来甚适。

三年之后，浙江遂安人周景柱于清乾隆十二年(1747)任太原知府，其间，他到晋祠游览，作了一番细致考证，以“挹泉流之清而思泽润之所被，而用自勉焉”的心情，作《太原晋祠记》。

又过了12年，即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)，他乡做官的周景柱临时兼任山西乡试监考官，太原县知县黄捷山任乡试考官。周景柱遂托付黄捷山将其《太原晋祠记》刻于石上。其后，黄捷山请石工宁世昌刻石，并附跋一篇。

周景柱是著名学者全祖望(1705—1755)的好友。全祖望作有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，向傅山三致意焉。文末云：

卓尔堪曰：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。可谓知先生者矣。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，以先生之行述请，乃作事略一篇致之，使上之史馆。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静修自屈者，其文当不为先生之所唾，但所愧者，未免为江南之文尔。

是的，就是作《晋祠记》以自勉的周景柱，以为晋水、难老泉是养人之德的周景柱，在他任太原知府时，以傅山之生平与志业请全祖望作了一篇傅山事略，由他上呈史馆。如此，才有了以全祖望这篇傅山事略为底本、见于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八十八·遗逸二》中的《傅山先生并子寿毛先生》。传末云：“山喜苦酒，自称老蘗禅，眉乃称曰小蘗禅。”